



欢乐的夏 (外二首)

□ 林海平

知了把阳光唱成金线时
我们赤脚跑过田埂
裤管沾满蒲公英的愿望
在风里一蹦一跳

西瓜在井水里打滚
绿皮上还沾着晨露
一刀下去
整个夏天都笑出了声

傍晚的晒谷场上
萤火虫点亮小灯笼
爷爷的故事刚讲到一半
就被晚风偷偷续写

而母亲总说——
看那些星星多像麦粒
撒在夜空的晒席上
等着黎明来收成

麦浪飘香

南风翻过田埂时
麦穗们集体鞠了个躬
金黄的浪头
一直涌到外婆的蓝围裙下

晒场上的竹耙
正给阳光梳头
每道齿痕里
都藏着去年的雪水

父亲弯腰时
惊起一群麻雀——
它们啄食的是
大地遗落的纽扣

而母亲掀开锅盖
整个村庄都开始
咀嚼那团
带着麦芽糖香气的云

外婆家的炊烟

傍晚的柴火
把夕阳揉成面团
外婆的炊烟
在屋顶慢慢发酵

风来偷配方时
不小心打翻糖罐——
整个村庄
都尝到了甜味

我数着烟缕
像数着
她围裙上的补丁
一针一线
缝进暮色里

而那只旧烟卤
至今还藏着
半截没讲完的故事
每当月亮升起
就轻轻吐出几个字

又见剑花开

□ 梁惠娣



清晨,下着飘忽如丝的雨,空气湿润清凉,与三五知己相约去参观张炎将军故居。

张炎将军故居坐落于粤西一个古镇的小山村,建于民国时期,为中西合璧风格的二层楼房,占地面积600多平方米。张炎将军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爱国将领,曾在抗日战争中立下过不朽的功绩,为后人所称颂敬仰。如今,他的子孙后代都移居海外或定居在别的城市,唯独他的故居依然在,经风沐雨,走过漫漫岁月,像一个守护者,守护着这一片故土。

走进故居,一幢红砖洋楼屹立在眼前,古朴肃然,透着被岁月涂鸭过的痕迹。正门外,有一个偌大的庭院,庭院的地面用红砖铺就,一堵围墙也是用红砖砌成的,透着古老的暗红。撩人眼帘的是,故居庭院的围墙上爬满了剑花的绿茎。剑花又名霸王花,属仙人掌科,它的茎狭长,三棱有节,状如节鞭,向四处蔓延,一节一节地向上攀登,所以又称量天尺。剑花茎像无数绿蛇盘踞在围墙上,又像伸出的绿手臂,节节攀爬。更令人惊艳的是,肥厚的茎上开出无数硕大无比的剑花,花色洁白,花香奇艳,俨然成了一堵花墙。数不清的剑花就像舞台上盛装的美少女,都微昂着头,兰花指轻拈着裙裾,翩翩起舞。那场舞蹈跳得华美热烈,动人心弦。在那堵剑花墙前,我呆住了。我想到了爱情。茎与花就像约好了似的,你负责攀爬,我负责开花,那么默契协调。它的铁枝铜刺间,却能开出如此温柔热烈的花朵,给人以强烈的感观反差,不得不令人感叹。同行的美女们纷纷在艳丽的剑花前拍下倩影,好一幅人美花娇的画面。故居管理员李伯伯热情地摘下十多朵剑花赠给我们,于是,我们每人抱着几朵剑花,欣喜而返。

回来的路上,再回首,一只昏鸦从张炎故居上空掠过,满园寂寂,唯有围墙上的剑花,开得喧闹奔放,像在大笔抒写张炎将军曾经战功显赫的戎马生涯,像在大声歌唱他曾经辉煌的峥嵘岁月。

回到家,我将带回来的剑花放在阳台上晒干,剑花晒干后作煲汤材料,具有清热、润肺、止咳的功效。用干剑花加上胡萝卜、蜜枣和排骨熬汤,既清甜美味,又清热润肺,是一道风味独特的老火靓汤。喝着久违而熟悉的剑花排骨汤,记忆跟随着味觉,就像有一双手,拉扯着我一下子穿越回到了童年。

小时候,我是种过剑花的。

那时候,我约摸八九岁,依稀记得,那株剑花的茎是我在野地上捡来的,拿回家,随手扔在了我家门前的土墙边。不久后,竟发现这株剑花茎生了根,且顺着土墙往上爬,它攀援着向四周蔓延。再后来,在它三角形的绿茎上长出一个个像拇指般的小蓓蕾。小蓓蕾慢慢地长大,直至长到如拳头一般大,终于有一天,它攥紧的拳头慢慢地张开了,露出洁白如雪的花瓣,如少女张开的裙裾,它的花蕊黄色,呈流苏状,像一串穗子。花朵艳丽可爱,香气清淡宜人。我的奶奶站在墙边,喃喃地

说:“开花了!开花了!这东西竟能开花,真是稀罕了!”

那时,奶奶七十来岁,精神仍矍铄,手脚仍利索,能干很多家务。在我出生前,我的爷爷就去世了,所以我从来没见过爷爷,“爷爷”两字于我是完全陌生的。奶奶在31岁就守了寡,是她用柔弱的双手独自拉扯着五个子女长大,用瘦弱的双肩支撑起一个风雨飘摇的家,奶奶吃过多少苦、有着如何惊人的毅力,是今天的我难以想象的。

犹记得夏天的夜晚,我与奶奶躺在剑花墙边的藤椅上,我数着夜空中钻石一般的星星,空气中有剑花幽幽的花香,奶奶摇着蒲葵扇,给我摇下很多很多的故事。那株剑花就那样茁壮地生长在我的童年时光里,花开花落,肆意蔓延。

13岁那年,我到镇上念中学,一周才回一次家。奶奶一直悉心地照料着那棵剑花。开花了,她把花朵摘下来,晒干,制成干花。每次等我回家,奶奶都拿出舍不得花的钱买一斤排骨,熬剑花排骨汤给我喝。她说我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需要营养。那一碗汤,汤鲜味美,还有奶奶浓浓的爱,我喝得无比幸福。

我18岁那年,考上了梦寐以求的大学。母亲却在这时候病倒住院了,治疗费用去了家里仅有的积蓄。筹不到我上大学的学费,父母面露难色。奶奶知道我们的无奈,她拿出平时省吃俭用攒下来的3000多元给了我,让我得以顺利上大学。

念大学后,我回家的次数渐渐地少了。每次难得回家,都见到奶奶坐在剑花墙前,那情景,就像一幅油画,充满了深味远意。我曾与奶奶在剑花下合影,照片里,绿茎白花映衬下,鹤发的奶奶笑得脸上的皱纹都漾开了花,我站在奶奶旁边,双手拉着奶奶的右手,把头靠在她的肩上,甜甜地笑。

我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大城市里工作,远远地离开了家乡。偶尔回家,发现奶奶更老了。快90岁的奶奶患了老年痴呆症,唯独认得出我。她常常念叨着我,见了我,从房里摸索出一包干剑花给我。那一年,父母盖新楼,把门前的土墙推倒了,土墙上的剑花也被推掉了。我家盖起了一幢三层半的楼房。不久后,奶奶驾鹤西去,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关于奶奶与剑花的往事,从此封存在我最深最深的记忆里。

前段时间回老家,竟发现我家新楼房的墙边竟生长着一株剑花,绿茎有力地顺着墙体往上爬,爬了两米多高,那么倔强,那么坚决。我的眼前顿时泪雨朦胧,我仿佛看到了奶奶慈祥的脸,她正对着我微笑。也许这是冥冥之中的安排,有些事物不会消失,有些记忆会顺着原路返回,回味处,依然是那么温暖。突然发现,我的奶奶就像一株剑花,顽强地抓住一捧泥土,在那暗淡的漫漫岁月里,始终坚强地不断向上,向着阳光攀爬,向着阳光开花,默默奉献。

我想,我也要做一株剑花。

榕树 栽了个跟斗 (外一首)

□ 陈海清

大路迢迢,蜿蜒却平坦
像一条弯曲的鞭子
在大地甩出一道痕
风雨交加,所有的树木都在晃动
一棵榕树栽了个跟斗
趴在路中央
一辆小轿车拼命按喇叭
或许希望能唤醒它
让它重新站回原来的位置

这棵榕树,一直在路边
郁郁葱葱,健健康康
活得潇潇洒洒
没有修剪的树枝
笔直、弯曲或下垂
并不影响它扎根泥土,保持了一生的尊严
即使刀斫斧伐
依然会散出一阵阵木头香味

时间静默,雨点不停地往下砸
风在林里不停地跑动
街枝惊起的喜鹊横穿公路
交错而过的瞬间
有多少事情不被风掀起
这,是否意味着
人的心也飘了起来
风只是让林中的树木做个旁证

一番风雨是一个拐点
曾经蓬勃的生命
已静卧在公路上,风吹不走
汽笛唤不起,却
烙在我的意念里。或许
某一天会消失,但它的倒下
却叫人难以接受。这是
人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事实

惑

被风吹进池塘的星星
好奇地盯着晚上仍圆睁双眼的鱼
解不开内心的迷结
月光照我,我望着远方
琢磨着,先迈左脚还是出右脚

星光下,有人吟哦着古诗
平平仄仄的诗意,入心入魂
我随着节拍,数着日子
想铺直一条向远的路

鸟鸣探出《诗经》的册页
悲壮与青涩同在
岁月斑驳着苦难与坚韧
用生命和鲜血浇筑的初心
不需要旁白和特写

我不想克隆另一个我
不是物质的问题,也不是
文明的问题。瞳孔里的语言
是一种深沉的浪漫
我在纷乱的心域
画一叶方舟
载上昨晚的梦,划向宁静的水域